

昆曲声声入梦来

《浮生六记》： 当江南文学遇上昆曲

对清代江南才子沈复的自传体文学《浮生六记》，前人曾有“幽芳凄艳，读之心醉”的评语。日前，根据《浮生六记》改编的昆曲新作《浮生六记》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浮生六记》以沈复与妻子芸娘的家居生活、坎坷际遇和浪游见闻为内容，文辞清新、情感真挚，素有“小红楼梦”之誉。该书在沈复生前只有抄本流传，埋没了70余年后在苏州旧书摊上被发现，当时只残存有四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1877年经上海申报馆首次印行后，受到追捧。

1943年，费穆编导的话剧《浮生六记》于卡尔登大戏院（今长江剧场）首演，自此，《浮生六记》不断被改编成各种形式的舞台艺术。先有1944年越剧名家徐玉兰、筱丹桂、傅全香等演绎的同名越剧，近年来更是被北京、苏州等地戏曲

院团改编搬演。

两年多前，上海大剧院决定将《浮生六记》打造成昆曲。新作由青年编剧罗周执笔，青年导演马俊丰执导，当今昆曲舞台上被称为“神仙眷侣”的青年昆曲演员施夏明、单雯主演。

沈复与妻子陈芸相依相伴的生活，虽布衣蔬食，却情投意合，安贫乐道。然而，妻子因病撒手人寰，全文充满了浓郁的悲伤基调。昆剧舞台不乏爱情经典，如“唱不尽兴亡变幻，弹不尽悲伤感叹”的《长生殿》，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牡丹亭》。在马俊丰看来，《浮生六记》中沈复与芸娘既有中国古典文学形象中固有的神韵，又有与其他人物截然不同的特质与性格，“昆剧《浮生六记》以简约空灵的美学意向来表现磅礴深沉的爱情故事，向观众传递一种话剧舞台难以表达的悠远意境。” 晚综

百戏之祖——昆曲

昆曲是现今活跃于舞台上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有“百戏之祖”的美誉。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昆曲原名“昆山腔”“昆腔”，清代以来被称为“昆

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元朝末期（14世纪中叶）产生于苏州昆山一带，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

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的清

曲、小唱，其流布区域局限于苏州一带。到了万历年间，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万历末年流入北京。这样昆山腔便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

晚综

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

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境界。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剧种，如晋剧、蒲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越剧、闽剧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的哺育和滋养。

由于昆曲是从吴中地区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念白的语音中带有吴依软语的特点。其中，丑角还有一种基于吴方言的地方白，如苏白、扬州白等，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且往往用快板式的韵白加以辅助，极富特色。

昆曲的表演特点是动作细腻且极富抒情性，拥有一套“载歌载舞”的严谨表演形式，歌唱与舞蹈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其舞蹈身段大致上可分为两种：一为由手势发展起来的着重于写意的舞蹈，以及说话时的辅助姿态；一为



明代《中南繁会图》中的昆曲演出场景。

配合唱词的抒情舞蹈，其舞蹈动作既精湛又有效表达了人物的性格和曲词意义。

昆曲的舞蹈，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吸收了古代宫廷舞蹈、民间舞蹈的传统，并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积累了说唱与舞蹈紧密结合的丰富经验。

为了适应演出场子叙事写景的需要，昆曲还创造了舞蹈表演与“戏”配合，偏重于描写，形成故事性较强的折子戏。

经过多年的磨合加工，昆曲的表演体系已然相当完善，且这一体系长期占据中国戏曲的独尊地位。

晚综

昆曲的代表剧目和剧作家

昆曲的代表剧目有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洪升的《长生殿》，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孔尚任的《桃花扇》，王世贞的《鸣凤记》，沈璟的《义侠记》，李渔的《风

误》，朱素臣的《十五贯》等，另外还有一些著名的折子戏，如《游园惊梦》《阳关》《三醉》《秋江》《思凡》《断桥》等。

昆曲中的许多剧本，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

元曲的文学传统，有许多曲牌与宋词元曲相同。这为昆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昆曲作家和音乐家，如梁辰鱼、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李煜、李渔等人，都是中国戏曲和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

晚综

延伸阅读

白先勇的昆曲情结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昆曲制作人。他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1952年移居台湾，著有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纽约客》等。白先勇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推广昆曲，于2018年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

不到30岁，白先勇便写出了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成为20世纪中文小说的经典。从作家到昆曲制作人的跨界，白先勇说，这是命运的安排。

上世纪九十年代，昆曲面临演员断层、市场冷清的境遇。已经从大学退休的白先勇选择了《牡丹亭》，希望通过

这样一出歌颂青春、歌颂爱情、歌颂生命的戏，重振昆曲。白先勇将《牡丹亭》五十五折原本取精华删减成二十九折，在身段、舞台、服装、灯光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造，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使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4月29日在台北首演成功，此后，苏州、杭州、北京、上海，青春版《牡丹亭》刮起了一阵昆曲旋风，甚至走出国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都相继开设了昆曲课。

“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其之所以不灭，是因为古往今来



白先勇

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呕心肝，用心血作为燃料添加进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叶朗曾经这样概括白先勇对昆曲传承的贡献。

晚综



昆剧《浮生六记》剧照。

相关链接

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芸娘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林语堂曾经这样评价《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与此同时，他还将《浮生六记》存世四记翻译成英文，在序中，他表达了对此书的深爱和对佚文重见天日的希冀。

《浮生六记》中“浮生”二字出自李白诗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书中内容以夫妻生活为主线，记载了种种小事以及见闻，于平淡中见真情。

陈芸是沈复的表姐，比沈复大十个月，两小无猜，自小缔结婚约。陈芸聪慧手巧，未出阁时家里拮据，以刺绣养活家人。婚后，二人举案齐眉，共同生活23年，直至陈芸离世。

沈复新婚时，家中比较宽裕，经常带着陈芸外出游玩。七夕赏月，中秋节游沧浪亭。听说弋园风景好，便相约而去，探讨堆假山、插花。陈芸

喜欢吃“臭腐乳”“虾卤瓜”，沈复不太喜欢这个味道，取笑陈芸，却被陈芸用“无盐女”的典故比喻，让沈复吃下几口，之后沈复也爱上了这个味道。有次庙会，只有男子可以去游玩，陈芸想去，被沈复撺掇女扮男装混进去。

两人后来生活拮据，陈芸刺绣，沈复绘画，丝毫不在意饮食的粗糲，追求着艺术的享受。

俞平伯先生形容《浮生六记》，“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的痕迹”。

陈寅恪则这样评价《浮生六记》：“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琐屑之琐屑，大抵不列入篇章，唯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晚综